

“惟楚有才，于斯为盛”是湖湘文化的真实写照，也是湖南百年来女性文化与教育发展的源泉。中国近现代史上，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在教育领域掀起了一股倡导女性教育的风潮。从中国女权运动的领导者唐群英、张汉英到新中国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、蔡畅；从创办女校的先行者许黄萱、曾宝荪到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、教育家劳君展；从考古学家曾昭燏到现代生殖学家卢光琇……在这些湖湘女杰的身后，有着启蒙智慧、培养女才的“摇篮”女校。今日女报/凤网推出《湖南女子教育的前世今生》专栏，从藏于时光深处这些女子院校的前世今生，回溯湖南女性教育的高光时刻。

湖南女子教育的前世今生

湖南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： 黄兴在此任教，秋瑾为它挥毫

文/胡桂香

1903年初夏，湖南攸县人、候补知县龙绂瑞和留日归国学生俞蕃同等计划在长沙“创立女学，以开风气”，呈请巡抚立案。时任巡抚赵尔巽倡导教育改革，不仅将长沙所有书院改为学堂，同时对提出倡办女学的建议极力支持，将其定名为湖南国立第一女学。至此，近代湖南有了第一所女子学校。

湖南国立第一女学最早设在长沙市城内北区千寿巷，后迁南正街唐宅，大门口挂有“湖南国立第一女学”的牌子和巡抚赵尔巽的一块虎头牌，上书“学堂重地，闲人免入”。

1903年6月10日，女学正式开学。当时招收10至20岁的女子40名入学，年龄最大的20多岁，最小的12岁；学制为寻常科2年，高等科1年，共学习3年毕业。学校开办宗旨为“师取上海务本女塾章程，务使来学者修明妇德，洞达物情，主张推广教育之范围，实导家庭教育之先务”。所学科目为修身、国文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、美术、人身生理、裁缝等科；第二学期，加开理科、外语；第三期加开体操、教育学两科。

学校的开办受到巡抚赵尔巽的高度重视，为使学校能够顺利办下去，他还在1903年的《湖南官报》上刊登了《保护女学堂告示》，规定：“监督以下学大家闺秀，逐日往来格外严肃如有游手好闲之人及不肖棍徒，前往滋扰或造谣生事或借故窥探，均由该绅（即龙绂瑞）等扭送究办，除飭警务局派兵随时前来弹压查拿外，晓喻各色人种知悉，不准在门前窥探，亦不准擅自入门……”。

国立第一女学的教师多为“各种教习均延聘中学博通书算事理之女士为之”，该学堂惟一的男教师是教体育的黄轸（即黄兴），但湖南女学堂的兴办还是被顽固派官绅视为离经叛道之事，受到百般非难。

据1904年10月26日的《警钟日报》记载，漕运总督陆元鼎调任湖南巡抚后，在顽固派守旧者王先谦、杜本崇的怂恿下，“极力反对学堂”，所针对的正是湖南国立第一女学堂。他声称，“湖南开办女学堂，流弊日滋，请伤停办”。同时，杜本崇还上奏满清中央政府“请废女学”，不仅说“湘省女学并无实用，徒为伤风败俗之原因”，还要求“设有女学，即行停办”。因此，湖南国立第一女学被封。

尽管学堂的开办受到了百般阻挠，但湖南国立第一女学堂在湖南首开国人办女校的风气，反响很大。远在日本留学的秋瑾听闻湖南国立第一女学堂成立，就挥笔写了一封信给赵尔巽，强调女子要解放，要摆脱男子的束缚和控制，“非自立不可”，而“欲自立，非求学不可，非合群不可”。《女子世界》第二卷第一期就有湖南第一女生学堂学潮情况报道，同时发表了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女士的《留学日本秋女士瑾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》。文中说：“今闻贵学堂遭顽固破坏，然我诸姊妹切勿因此一挫自颓其志，而永永沉埋男子压制之下。欲脱男子之范围，非自立不可，欲自立非求学不可，非合群不可。东洋女学之兴，日见其盛，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，上可以扶助父母，下可以助夫教子，使男女无坐食之人。其国焉能不强也。”

秋瑾豪气指出，日本女子学校日见其盛，女子通过学习均有一技之长以谋生，“上可以扶助父母，下可以助夫教子”，所以国家富强。她呼吁中国“诸姊妹如有此志，非游学日本不可”。对鼓励近代中国女子赴日留学有一定影响。

1906年，在维新派与各地有识之士的推动下，全国各地兴女学热情高涨，随着各地女学堂设立，清廷逐渐认识到开放女性教育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。1907年3月8日，学部遂奏颁《女学堂章程》，正式把女子教育纳入学校系统，认可女学堂已然存在的事实，湖南被禁的几所女学堂亦相继恢复。

（本文选自湖南省妇联委托重大课题《湖南女性教育史料收集与整理》，作者胡桂香系长沙师范学院教授、湖南省妇女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）

阅读“强迫症”

文/侯为标

生活中，我是一个不拘小节性格大大咧咧的人，为人处事率性随意，很少自加压力立什么宏伟目标。如果一定要在身上贴个所谓“强迫症”的标签，那么，长期坚持阅读的习惯，也许能算一条。日复一日，不管如何慵懒散漫，阅读始终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嗜好，如同生命中一条哗哗流淌的小溪，从来不曾断流过，成为内心世界里的一个精神符号。

经常听人说性格决定命运。在我看来，有的爱好或许也能改变人生。记得上中学时，我的成绩就开始“两极分化”，偏科现象严重。无论怎样刻苦，数理化成绩总上不去，一到考试，脑子里就嗡嗡作响。反观语文，尤其是作文，虽然没有刻意去挑灯夜读，却能信手拈来，成绩稳居班级前茅。

因为偏科，高考铩羽而归，上大学的梦想破灭了。当时很不甘心，迫切想离开那个日出而作、日落而归、波澜不惊的偏僻小镇。不想在失望中无所事事，便整天沉醉在文学书籍中消磨时间，希望在浩瀚的书海中治愈落榜的伤口。在能见度很低的煤油灯下，我阅读了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《凯旋在子夜》《沙海的绿荫》等大量军事题材的优秀小说，被火热的军营生活感动得辗转难眠。

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候，书本给我提供了现实生活以外的另一个世界。那时候，我肉眼能见的远方，几乎都来自书本。尤其是长篇小说《青春之歌》中主人公林道静，白裙飘飘、带着乐器坐火车到北戴河，从一个寻求个人自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蜕变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奋斗历程，让处在青葱岁月的我热血沸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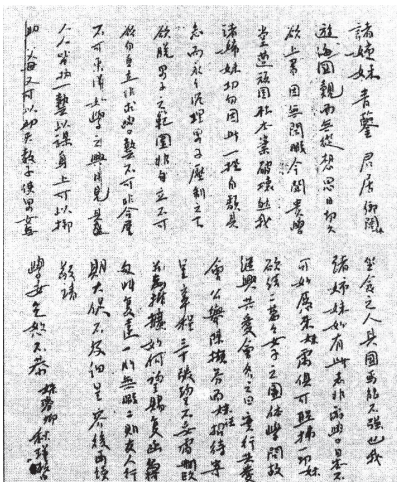
那年冬天，像盼星星、盼月亮一样，终于等到从镇上广播里传来征兵的喜讯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我踊跃报名参军，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摸爬滚打之余，仍然坚持每天阅读和写作。没过多久，军区的报纸居然刊登了我写新兵训练生活的一篇小散文，让自己激动得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。

更幸运的是，正是这篇“豆腐块”文章，给了我踏入文学入口的一张门票。新兵训练还未结束，我就被破格选拔到师部宣传科，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，从此和文字结下不解之缘。

书到用时方恨少。每天和文字打交道后，才发现自己的知识储备严重不足，为了丰富大脑“内存”，我开始有针对性地拓宽阅读边界。我涉猎了大量中外经典作品，经常反复阅读名著，只因其中有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，对提高文学审美、提升自身文学修养至关重要。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红与黑》《百年孤独》《尤利西斯》等外国名著，也在无数个夜晚被嵌入记忆的条码。

一天，一年，乃至几十年，时光不经意间从指缝中流逝。那些散乱的、不经意的、甚至有些令人费解的碎片化阅读，帮助我一次次突破对文学认知的边界，潜移默化中，也给了我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滋养。每当写作遇到瓶颈时，我会闭上双眼，努力在记忆的脑电波中寻觅名家名作的蛛丝马迹。反复琢磨，名家们为什么那么写？逻辑关系是什么？而通过这种“化学反应”后，我往往会豁然开朗，打开文字中的任督二脉，帮助自己在创作道路上追光而行。

“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”当读书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习惯的时候，无形中会让人的精神世界变得富有。它不仅让我走出了小镇的象牙之塔，用文字编织起属于自己多彩的生活，也让我时刻保持对未知世界无穷的求知欲望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过去一些爱好渐渐淡出了生活，但唯有一个习惯未变：每晚睡前翻几页书再睡，入梦才会睡得更香。



秋瑾致湖南女学书信。